# 昨非庵日纂

# 昨非菴日纂三集韜穎卷之十九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梁陶弘景隱居華陽絕意仕宦高祖往見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弘景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但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後武帝屢聘不出

高叔嗣答袁永之云僕高枕丘中逃名世外耕稼以輸王稅采樵以奉親顏于時新穀既升

田家大洽肥羜烹以享神祐魚燔而召友簑笠在戶桔槔空懸濁酒相命擊缶長歌茲鄙人之自快而故人之所與也

沈鳳峰日夜來月色清絕一碧無翳小園諸品影落清溪掩映如畫諸弟對影團坐談諧雜俗醒後相笑樂劇飲無筭命童子以吳音謳鶴南飛聲入雲杪因念二十年誤落塵網奔走折腰豈知有四時之景今幸得歸著松白

鶴猶笑主人歸來之晚

風翻貝葉絕勝北闕除書水滴蓮花何似華清宮漏一室經行賢于九衢奔走六時禮佛清于五夜朝天鳴琴流水疑魴鯖之來聽散帙當軒喜竹籐之交翳瞑目跏趺落花飄而滿几寘心入定聽鼠出而行堦娟娟月露下簷蔔而生香嫋嫋山風入松篁而成韻掃有掃無即掃字而亦掃忘形忘物并忘字而亦忘

斯能所之雙寘會靈心于絶代

鄧旦博極群書絶意進取日以詩酒自適士夫競迎致之不屑往卜築東郭之石巖扁一小齋曰尚友郡檄下同儕趣行旦曰毋復敗吾佳思

崔唐臣閩人與蘓子容呂晋叔善二君登第唐臣遂罷舉一日艤棹河次二君偶見之問以別後事曰初倘槖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

舟以其半居貨往來江湖南貿易自給愈于一應舉覓官時也次早二君自署中還見崔留刺函訪之則莫可踪跡矣覩其刺末一絕云

集賢仙客問生涯買得魚舟玩歲華案有黃庭樽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

余一日無山水友朋便覺靈心不活每當悶坐闤井俗務糾纏便憒憒欲死抑鬱之久一泛輕舟望見遠山新翠便躍躍欲舞見一快友把

酒論文便忘身世天地大矣何處不可容余

一人嘯傲山水友朋之間以自適志哉

富貴之士不能放意于江山松竹之樂而山川怪奇烟雲竹石詩酒風月惟遺逸未遇之人始得兼而有之故天地間雄偉不凡之處天所以資賢人而舒其憂鬱之思也

南安翁南安人陳元忠嘗赴省試過南安日暮宿野人家主翁麻衣草屨而舉止譚笑頗類

士人遲明別去元忠以事留泉城見翁倉皁而走元忠詰之曰長男爲關吏所拘業已送郡翁率次兒詣庭下代杖兒就翁耳語翁叱之郡吏發而問對曰大人累典州郡翁曰兒言妄耳守詢諸劾在否兒曰向作一束置甕中埋之山下守立遣吏發取果得之卽延翁上坐釋其子次日造訪室已虛矣

韓熙載避人官中書令多蓄妓妾以歌舞自娛

謂僧德明曰吾爲此欲避入相耳僧問故曰
中原擾亂一旦眞主出棄甲不暇吾可作千
古笑端生平高簡自亢江左稱韓夫子嚴續
嘗請熙載撰其父神道碑以珍貨麗鬟爲潤
筆文成但叙譜裔品秩畧不道續事業三乞
韓改竄直以向所贈及姬悉還之
䴙鷉勃鶏六字最能賈禍陳驢林鶴丘壑大可
藏身

我枕曲肱過眼浮雲一片客開俗口洗心清磬
三聲

垂楊小橋紙窓竹屋焚香燕坐手握道書一卷
客來則尋嘗茶具本色清言日暮乃歸不知
馬蹄爲何物

吾輩今日只宜讀書靜悟明理觀時若朝家事
既非吾所能爲便不可輕易發口譬幽閨刺繡而
一齒及婚姻以後如何理錢穀如何課臧獲里

之嬪竊昵其春心動矣每見文壇聚首輒或談兵談餉談將略談時事得失毋論書生遙度語屬瞽撫郎言而有當不知賈長沙未遇漢文肯向鄉里兒作痛哭流涕語否且處此疑忌之時名法漸嚴當事者憐才念少防亂意多慷慨之辭談即可指爲處士之横議吾深懼其後矣

楚江有漁者得魚換酒輒自放歌不言姓氏江

陵守崔鉉問曰君隱者之漁耶對曰姜子牙嚴子陵世皆以爲隱者殊不知釣其名耳

汜騰并州人屬天下兵亂解官歸郡守造之杜門不見嘗曰生逢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悉散家貲贍其族灌園讀書澹泊自適刺史張闓徵爲府司馬謝曰門一杜其可開乎

陶峴崐山人雅好游覽治三舟一自載一置賓客一貯飲饌日與孟雲卿輩幽探山水必窮

其勝諸貴人慕而招之不屑往也白號麋鹿野人

杜預刻石爲碑自記勲績一沉漢水之中一置萬山之上曰後世不有高峯爲谷深谷爲陵之事乎白居易哀集所爲詩稿寄之佛藏一在廬山東林寺一在東都聖善寺一在蘇州南禪院各有記以二公勲業文章何患無名猶自標榜若此寔其甚矣

後魏賈景興。栖遲不仕。每捫膝曰。吾不負汝。不以拜榮顯故也。

程頤嘗遊成都。見治篾箍箭者。挾册就視之。則易也。篾者問曰。若嘗了此乎。因論未濟。頤兄弟爽然。後謂袁滋曰。易學在蜀。滋入成都。見賣醬薛翁者。與語。大有得。蓋篾叟、醬翁。皆隱君子也。

呂希哲。退居宿州眞揚間。十餘年。靜坐一室。日

讀易一爻家事一切置之不問不以毫髮事托州縣其詩曰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字擾公私李芃隱居陽山以詩酒自娛日惟憑一几焚香玩易所居扁曰學易處其于死生禍福之說尤爲洞達嘗有詩云一室焚香几獨憑蕭然興味似野僧不緣嬾出忘巾櫛免得時人有愛憎

一花一竹一爐一几詩編經卷以送殘日交遊

止于田父談話止于烟霞生涯止于蒔蓺朝
市升沉事絶不到門卽到門輒有松風吹之
使去
面面溪山繚繞村村烟樹朦朧身在淵明記裡
家居摩詰圖中
無以樂饑深山之薇孰禁我採無以禦寒南簷
之日孰禁我曝夜行無燭逃空之月孰禁我
美晝寢無簟幽林之磴孰禁我眠炎蒸無翣

虛谷之風。孰禁我乘。饔餐無魚。長江之釣。孰禁我下。喬松修竹。撫瑤琴也。懸壁飛泉。下玉漏也。小桃間柳。列錦屏也。嫩草護苔。設重茵也。淡雲遠樹。開畫圖也。鳴鶴翔鸞。呈歌舞也。落花流水。煥文章也。怪石。吾玩器也。古洞。吾離宮也。澗毛。吾珍羞也。鹿豕。吾童僕也。好鳥相呼。吾朋友也。烟巒拱揖。吾賓主也。

宋朱希真。居嘉禾。陸放翁。嘗與朋儕詣之。聞笛

聲白烟波間起。問行者曰。此先生吹笛聲也。頃之棹小舟而至。則與俱歸其家。室中懸琴筑阮咸之類。皆希真平日所留意者。檐間有珍禽。皆目所未覩。室中籃缶。貯果實脯醢。客至。挑取以奉客。詩曰。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人不是仙。家在洛陽城裏住。臥吹銅笛過伊川。可想其風致也。

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藹于叢著。

金精養于秋菊棗酸梨酢桃梳李薁落葉半
床狂花滿屋名爲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
論聲之韻者曰溪聲澗聲竹聲松聲山禽聲幽
壑聲芭蕉雨聲落花聲落葉聲皆天地之清
籟詩腸之鼓吹也然銷魂之聽當以賣花聲
爲第一
一片秋山能療病客半聲春鳥偏喚愁人
闢地數畝築室數楹插槿作籬編茅爲亭以一

畝蔭竹樹一畝栽花果二畝種瓜菜四壁清曠空諸所有畜山童灌園薙草置二三胡床著亭下挾書硯以伴孤寂携琴奕以遲良友凌晨杖策薄暮言旋此亦樂境

烏紗帽挾紅袖登山前人自多風致

吳正子窮居一室門環流水跨木而渡渡畢即抽之人問故笑曰士所淺小恐不勝富貴人來踏耳

何以消天上之清風朗月，酒盞詩篇，何以謝人世之覆雨翻雲，閉門高枕。

竹徑松籬，儘堪娛目，何非一段清閒；園亭池榭，僅可容身，便是半生受用。

皂囊白簡，被人描盡半生；黃帽青鞋，任我逍遙一世。

茅屋三間，木榻一枕，燒清香，啜苦茗，讀數行書，懶倦便高臥松梧之下，或科頭行吟，日常以

苦茗代肉食以松石代珍奇以琴書代益友以著述代功業此亦樂事

遇名勝地最不可當面錯過若待日後來遊便不可必

紙帳梅花休驚他三春清夢筆床茶竈可了我半日浮生

夜者晝之餘雨者日之餘冬者歲之餘當此三餘人事稍與疎淵吾可一意學問何也良宵

燕坐篝燈煑茗萬籟俱寂疏鐘時聞當此情景對簡編而忘疲撤衾枕而不御一樂也至如風雨蔽途掩關却掃絕人往還圖史滿前隨興抽簡潺湲在耳簷花拂硯如此幽寂二樂也又若空林歲晏微霰密雲析條振風寒禽號野一室擁爐茗香酒熟陳編諷誦宛對良友顧此景象三樂也

因花索句勝他牘奏三千爲雀謀糧贏却田耕

二項

入山採藥臨水羨魚綠樹陰中鳥道掃石彈琴
捲簾看鶴白雲深處人家

晚間紙窓上月光漸滿竹影半橫取蒲團靜坐
覺得又是境界

或夕陽籬落或明月簾櫳或雨夜聯榻或竹下
傳觴或青山當戶或白雲過庭于斯時也把
臂捉膝相知幾人謔語雄談快心千古

袁中郎曰。其近來。始知。損事之樂。所謂損事者。非獨人事。田宅子女皆是也。小窮則小樂。大窮則大樂。衣食僅充。餘則施之。是謂損事。要法。葢有一分餘。則有一分興作圖度。小餘則造房治屋。大餘則為子孫計。無所不至。宅則欲析欲構。田則欲膏欲沃。又或謀之。不可知之枯骨。以幸其長且久。此無他。資有餘而心為之驅使顛倒也。宗少文云。吾已知富不如

貧貴不如賤姑以為矯談今乃信之但看長安御夜半時古廟冷鋪中乞兒丐僧齁齁如雷吼而白髭老人擁綿下幃求一合眼而不可得則宗少文之言驗矣

如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人能行樂即今便好快活身上無病心上無事春鳥是笙歌春花是粉黛閒得一刻即為一刻之樂何必情欲乃為樂事

白香山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車。具體而微。先生安焉。性嗜酒。躭琴淫詩。往往乘興。肩輿適野。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因自吟詠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瞰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内。更有幾時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閒日月。吟罷自哂。揭甕發醅。又飲數杯。兀然自醉。自號醉吟先生云。

宋向子忞隱於衡之伊山乃晉桓伊書堂故基結茅爲堂置書其中茂竹幽蘭蔭鬱前後舂葩秋馥以時自獻猿啼近嶂鷗馴曲沼馬塜車喧杳然雲水之外胡寅韓璜自天柱峯南襆被枝筇歲一再往焉或商較文義或把觴賦詩逍遥徜徉興盡而後別

舊詩書是吾家有緣物新見解是吾心最樂事

高朋來座是吾破愁城之兵綠竹横窻是吾

入詩囊之料以此永日不知烏兎升沉以此

怡年一任燕鴻來往

竹樓數間負山臨水疎松修竹詰屈委蛇怪石

落落不拘位置藏書萬卷其中長几軟榻一

香一茗同心良友閒日過從坐臥談笑隨意

所適不營衣食不問米鹽不叙寒暄不言朝

市丘壑涯分於斯極矣

耕田鑿井晚息晨興侯南山之朝雲擥北堂之

明月氾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時之令奉以周旋晨荷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谷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怳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

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耜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遥徜徉惟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爲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

天壤之間。舍不佞何藥可以代此也。

昨非菴日纂三集冥果卷之二十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著

陰德須如耳鳴甫作時蚤有功曹記錄隱惡種成心病臨報日自然冤對現形

身無病心無憂凡居順境皆從前世脩來衣有布食有蔬蚤種善因莫向今生蹉過

張八公家富好施鄉人德之號張佛產分二子每歲禾穀索銅錢六十文一把其歲歉鄉價

八十。其子亦增之。以公坐於門。看羅者出門。其價曰。畧增些少。公以錢還之。自後其子價不敢增。至曾玄孫皆登第。黃溪馮公。爲人本分。亦好施。人以呆稱之。其子夢蘭登進士。鄉人諺曰。張八佛。子孫享。其佛馮大呆。子孫享其呆。

王眞人曰。償血債卸。必然有報。貧止此事。乃至

大小喜怒毁謗打罵是非見面相嫌皆是前

因所結讐寃現世要還須當歡喜承當不恥

辦認承當忍耐便是還讫但有爭競便同抵

債不還積累更深寃寃重結永無了期

福建延平杜氏兄弟三人輪膳一母三人出耕

三婦輙詬悖相勝致姑飯粥不給毎欲自盡

忽一日白晝中轟雷一聲秖覺電光紅紫眩

目三婦皆人首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觀者

如堵

前世殺害多今報夭折若方矜面如花已見身歸土哭倒白頭親怨損朱脣婦因果鏡中形毫髮無差悞

陳棟塘先生云市賈黃臻爲人質直謹愿好善濟人見惡人輒搖手縮頸避之僅一幼子攜之以隨嘉靖戊子德清高塢石馬諸山水驟溢余將臥病在家水出几榻上幾殆亟乘樓登業師張先生樓得免須臾二人乘舟過樓

下呼曰黃臻父子俱溺死矣先生歎息余獨
弗信曰斯人萬無父子俱死理先生耶迂哉
子也顏夭跖壽可信天道哉余曰論理之常
父子決存其一須臾又一報曰臻尚在其子
死矣余曰是或有之須臾又一報曰臻死矣
其子在余曰是或有之詰旦臻攜其子來自
言抱竹漂三十里值一大樹根遂抱樹上其
子騎一梁木出沒凶濤中逢舟人援之父子

豺俱免誰謂天道人心相遠哉

金陵賈客歸自湘東有老翁附舟賈瞯翁多金邀之同爨而翁亦寄心焉行至江中賈與家僮謀翁墮水取其金歸是年生子及長悖逆不孝蕩敗家業里中有降紫姑仙者賈客叩之仙降筆曰六月六日南風惡揚子江中十念錯老翁魚腹恨難消黃金不是君囊橐賈客悚然褫奪

嘉靖初有沭氏陸氏奸而橫侵其隣鄭氏產盡撤鄭居以爲巳宅惟存嘉木一本晚歲科子而瘖一日遊于庭忽指樹言曰樹乎爾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瘖百方誘之終不出聲及長荒淫放蕩靡所不爲家罄乃死人謂鄭氏後身云

以泰者胡誰曉兒家即我後簡點天于那知漏網在眼前巧力總難勝天長久無逾積善

稱貸負心便結鞭犁種子婬邪起念已成毛角
胚胎
偶爾思傷人害物銅頭鐵額已自後隨翻然欲
作善行慈芝炬蓮燈輙為前導
朱承逸居霅之城東門為本州孔目官樂善好
施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甚哀使
僕視之有男子攜妻及小兒在焉扣所以云
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數倍督索無償將併

命於此。米惻然。遣僕護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僕群坐於門。朱因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錢之故。將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汝亟歸告若主。彼今既無所償。逼之何益。吾當爲代還本錢。可亟以元券來。債家惶懼聽命。即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是歲生孫名服。熙寧登榜第二人。次孫肱亦登第。遂

爲吳興望族。

劉留章少極貧，專事趨謁，不能自存。一日至漳泉市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臥堂內，終夕不去。翌日有人號泣而來，自言爲商八年，只收得金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與同行攜到此浴，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金不見。劉卽還焉。及歸鄉，人愈薄之，責以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劉答曰：吾平生賦分止，

今如此若襲他人之物以爲己有必有禍矣况爾人辛勤所積恐令亡也夫婦一夕夢神人告之曰汝生平安分不貪將有大顯并及汝後嗣後果登第官至西京留臺子孫在仕途者二十三人

崔公度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晚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止近岸公疑之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于

舟尾得皂絲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催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舟主殺催舟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伏於法

蔣給事性中因公差泊舟江滸有一官舡繼至相竝仰過船共奕適有一女子至江邊洗圓桶官呼隸人縛之此女甫到家即聞岸上哭聲蔣謂是此女畏責而哭不知已死矣再三

勸解壽命釋之俄而此女復甦臨別語給事曰明月我先去公且未可行次日侵晨見一舟乘風而去上有旗號曰江湖劉節度公遂不敢解維是日開船者皆覆溺益公之素行通於神明故此神來告之耳

警世語云堪嘆人心毒似蛇誰知天眼轉如車去年竊取東鄰物今日還歸北舍家不義錢財湯潑雪儻來田地水推沙若將狡猾為生

許恰似朝開暮落花

歷城尹氏家貧賣糕爲生一日息郡陰客有買糕者會大暑解鞍飲馬脫衣而休已乃馳馬去之遺囊焉尹氏舉之弗勝知其金也密從所覆之賈不見久乃以餅飷裝金坎埋之植柳爲記客故山西大賈也行賈以萬計乃以稍稍折閱收其餘僅五百金闕返其家失之不敢復見父母妻子遂流丐於越數年郡

且甚矣。客復過故處。尹氏亦仍責糕。客據地而慟。尹氏詢之。客語以故。尹氏詢所遺金數。與前數合。謂客曰。無慟。起擲而探之。得金焉。客復慟據地請曰。奈何有是。惟公取之。與我餘可耳。尹氏不可。中分之。亦不可。曰。我誠貧也。然其不全擲之。而寡取之。而中分之乎。客不能强。乃稽首申謝而去。尹氏夜夢神謂之曰。汝之陰德厚矣。嘗貽汝以貴子。彌月而生

予叟舉進士。為吏部侍郎。

力心為善。何須努力看經。意欲損人。空誦如來一藏。

南京聚寶門。軍人何姓者。有一富商。為訐訟。欲移城北。念金多。恐有響人于國者。因買蘆數莖來。束置銀兩錠。故棄以行。其募人不知念此蘆耳。與其負重以行。孰若棄而更置。何置得一來。折之。則元寶藏焉。私念此必有故。將

二行人囊盡置之少頃見一商徘徊道路鬱
鬱如有所失因詰其故商語之何曰弗慮我
已盡得之矣商喜出望外願以半贈何曰若
負公財何爲告公財即存命負乃人之常耳
商感激不已因捐半脩刹爲何祈福何後二
子一孫俱登第冠蓋綿綿不絕
南渡之後有張居士者父令賷錢幣物經行林
莽見有人自縊者急扶而下及甦詰之則爲

官逋所迫耳遂以所賫錢贈之其人拜泣去張必憇於磐石俄有擲瓢者問云將無渴否即傾瓢内漿使飲之曰不惟止渴稍有益也居士徒手而歸覺異香遍體精爽非常自此絕粒能賦詩隱居麻姑山獲仙焉

蘇有賣油人祝倖者窶不知書性仁孝嘗食時必待父食然後食如子歸晚其父亦必待之雖處貧境而父子歡然後值寇亂挈家避之

他舟皆行惟祝舟膠不可動倉皇殊甚至明始獲去昨之先行者皆遇寇戕滅矣

李公謙值歲荒出穀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荒人無以償公即對衆焚券曰不須復償及歲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後復大荒乃竭家貲煮粥活人以萬計死者復爲瘞之一日夢紫衣人告曰上帝知汝陰功報在汝後言訖而去後謙百歲而終子孫位皆通顯

王海日陽明先生父也館一富翁家翁婢妾衆而無子一日遣妾就王借種王峻詞却之妾曰此主人意出片紙書云欲借人間種王郎援筆書其傍曰恐驚天上人終不納明日遂行後主人修醮一道士拜章伏地久不起主人訝之對曰適奏章至三天門下遇天上迎狀元久乃得達問狀元爲誰道士曰不敢言但馬前有一聯云欲借人間種恐驚天上人

主人怒王濟德故洩前言未幾王果狀元及第位至太宗伯後其子陽明先生封新建伯又受封如其爵

程彥賓為羅城使進攻遂寧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有姿色公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及旦訪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守早建旌節彥賓曰旌節非敢望但得死而無病便好後官至觀察使

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仕。

李之純。爲成都路轉運使。專以掩骼埋胔爲念。吏人徐熙。專爲宣力。計其所藏。無慮萬計。一日金華街王生死後甦云。見冥官曰。爾以誤追。今當還人間。陰司事雖禁泄露。然爲善之效。亦欲人知。李之純葬枯骨有勞。與知成都府一任。徐熙督役有勞。與二子及第。汝宜傳與世間。後皆如其言。

大通慧姓張棄家祝髮師令掌厠盥盆忽有市鮮者沃於盆文偶擊之仆地死文懼奔西華寺久之爲長老忽曰三十年前一段公案令日當了衆問故曰日午自知之一卒持弓至法堂瞠目視文將射之文笑曰老僧候巳久卒曰一見即欲相害不知何讐文告以故卒悟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刼刼相纏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西天視之立逝

矣文即索筆書偈而化

四明陳桱作通鑑續編書宋祖陳橋事曰匡胤自立而還方屬筆雷忽震其几子桱色不變因厲聲曰老天若擊折桱之臂亦不改矣後晝寢夢人召至一所門闕壯麗如王者居門者奔告云陳先生來矣殿上傳呼升階中坐者冕旒黃袍降坐迎曰朕何負卿乃比朕篡耶桱知其宋祖也謝曰臣觸陛下罪應死然

史貴直筆陛下雖殺我不可易也王者俛首徑下階因驚覺

袁盎報十世之讐不知雖經萬刼而必報師子償殺命之債不知雖逋小債而必償萌芽各認根苗點滴不差毫釐

佛前不但行獵即放言亦自減算僻地不但救人即起念常有天知

陸平泉初姓林會試時王華為松守夢城隍庭

下皆傺林善人問之名樹聲明日召林外父
問曰汝將平日何爲李曰只是不將是科平
泉會試第一
嚴光之子恭賈維揚舟次江漸市黿五十放之
一日家將見披黑衣者五十人送緡錢五千
曰君之子揚州所附及恭回語之實未嘗有
乃悟贖黿之故遂捨宅爲寺以用爲湖
衛仲達爲館職病夢入冥府立庭下何命有四

人坐其上○西向少年者○呼朱衣吏諭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以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薄書出盈庭○即有一秤横前○兩首懸盤秤○吏舉薄置秤○秤重壓至地○地爲動四人皆失色○復謂吏曰○更與檢善看○指金字牌忽西北偶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游○四人皆起立○道士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

僅如箸大吏持下置西枰枰亦壓地而東拄高舉大風欻捲無存焉四人起相賀衛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爲惡何由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與犯衛謝曰敢問善狀何事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橋君曾進諫此乃奏稿也衛曰雖曾上疏朝廷不從何濟於事曰事之在君盡矣遂遣導歸

楊仲希新津人。微時客成都。某氏主人少婦出而調客。仲希正色拒之。其妻是夕夢一人告曰。汝夫獨處他鄉。不欺暗室。神明知之。當魁多士。次年果擢第一。

世人眼光短。見善惡急於得報。若一時未驗。便謂因果無徵。不知報之遲速。不出四五十年。此數十年。在無窮中直一瞬耳。此老無急性。有記性。人但辦一片忍耐心。長遠心。打大算。

盤歸除到底久久定不錯也

王文肅錫爵以子緱山衡病祈夢于墳夢中忠肅語之曰公記斬一聯名帖久治二十七人之命否公惘然葢延道執海商爲盜衆憐之請一名帖往解而終不應二十七皆拷掠死噫予矜名節人快恐遂至於此冥冥中盖有識之者矣

奚百三本一贅者一日見一道者請一舖家乞

一文錢鋪家睚眦不與百三嫉之乃自探腰
間一錢與之是夕即夢道者與之去贅及覺
頤贅果落

江陰張巽喦有聲藝林甲午應南畿鄉試寓寺
中揭榜無名大罵試官以爲眯目有道者從
旁微哂曰相公文必不佳張大怒叱言汝烏
知之道者曰作文貴心氣和平聽公怒罵心
氣如此文安得工張不覺屈服就而請教道

者曰中不中有命然須自家做節轉變如得張曰命若不中如何轉變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德而又加意謙讓以承休命何福不可求哉張曰我貧儒安得錢來行善事積陰德乎道者曰善事陰功皆繇心造常存此心功德無量且如謙虛一節並不費錢你如何不自反而罵試官乎張繇此感悟折節自持舊處一館有服役童子

甚悍。時加責詈。後三年。在館。氣亦不可。其面。

丁酉夢至一室。啓櫃得試錄一冊。中多闕行。

傍人曰。科第三年一考。較內所闕。皆原該中

式。新有薦行而去之者也。指後一行云。汝三

年來。持身頗慎。或當補此。珍重自愛。是科果

中壹百伍名。正傍人所指也。

馮琢吾侍郎之父。爲邑庠生。隆冬蚤起赴學。路

逢一人。倒臥雪中。捫之半僵矣。遂解己綿裘。

和之且抉歸狀避夢神人告之曰汝救一人
命出此誠心吾遣韓琦為汝子及生琢吾遂
名琦
宰臣司馬申好陷害正人一日晝寢於尚書省
忽有一聚惡烏飛集其身啄其口脣血流被
席而死
尚書姚思仁病患熱五日不蘇魂忽離體遊于
野見城郭車馬人物一如人世惟陰晝無日

光至一官闕前多罪人桎梏忽開階下大聲稱究曰昔爲仁杖死者來索命仁曰吾奉天代狩所執者法吾昔杖汝時曾受賄否曰無之曾受囑否曰無之曾狥喜怒否曰無之仁曰三者皆無則汝死于法非死于我也因至殿中與冥王相對而立曰幽明一理仁奉命執法死于法者今來索命大王今日囚徒滿前或砍或剮慘于人間十倍異日此輩亦當

爲大王索命否王命此輩去即隨風滅仁曰試爲我較勘善惡王命持簿來仁名下所註惡即一念之動者皆書仁曰此未嘗爲何爲書王曰未爲名爲過已爲即爲罪不可解矣及閱善簿其大者婉廽山左之水災救河南之飢疏奏疏一一具錄至巳亥歲畿南大荒仁上疏請米三十萬賑濟列爲大善仁曰仁但具名疏稿乃賀燦然之筆也王曰疏出君

名節一得罪君當之歸君爲是仁乃索賀籍閱之王曰賀君無子今與一子足矣即刪出遂匙賀久艱得子至來歲果舉一子

蕭蘭玉山人家貧任縣前以書理生涯每逢人做狀先爲十分勸息不得已方爲寫狀必叩其情實方幾下筆皆數日不與火寧忍饑不肯爲人枉造一辭後家貧無許發憤習武官

王都督總兵

錢一為皂隷因秦檜酷刑責人。嘗至死。後雖火悔只以流血為度隷乃巧藏豬血在板如是九年。忽一月立班中見其足離地而起。檜問其為妖。問之。隷答以前情曰某今月應上升言未畢乘雲而去。

商文毅公輅之父。初為嚴州府吏。嘗勸群吏奉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諸縣囚解府者。公悉曲加救。多所全活。一夕太守退見吏舍有光。

踪跡之。非火也。翌日問夜來有何事。群吏對云。商某生一子。太守異之曰。此子必貴。滿月抱來一看。及抱至堂。太守撫異。命張黃羅傘送至公廨。後來三元入內閣。

聶明賦性險惡。好勇健訟。以刀筆起家。值歲凶米價騰湧。明有米數倉。堅執不糶。一日詣關聖廟。問筊。某有米欲糶。近日價方長。如數日內得長二兩外。一筊。乞賜上上。筊卓立於地。

明偃僂拾簍忽架上大刀。若有人推狀倒下。正勢明背內裂骨碎而斃。

暗箭射人者。人不能防。借刀殺人者。已不費力。自謂巧矣。而造物尤巧。爲我善暗箭。造物還之以明箭。而更不能防。我善借刀。造物還之以仰刀。而更不費力。然則巧于射人殺人者。乃巧于自射自殺耳。

凡人之爲不善者。造物未必即以所爲不善者

事報之而或于別一事報之別一事又未必

人不善也而得禍甚酷天公總前後筭來未

嘗毫釐爽也

崔浩不信佛法嘗曰何爲事此胡神說魏主盡

誅天下沙門一時長安沙門并塔廟無復孑

遺浩妻郭氏敬好釋典時嘗誦讀浩怒取而

焚之捐灰厠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于城

南使衞士數千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

路。自來宰司之被戮者，未有如浩者。始知爲果報云。

臘月三十日到來。恩愛也使不着。勢力也使不着。財寶也使不着。性氣也使不着。官職也使不着。富貴也使不着。眼光落地時，惟有平昔造善造惡兩路境界一一現前。